# 夜未央●东东

炸弹与婚姻是不搭杆的。如果硬是要它们之间发生关系，也只有一个理由，当婚姻失去了新鲜的时候，就象是炸弹拉开了引信，剩下的只有等待，当那轰得一声响起的时候，一切化为尘埃。

至少，我是这么理解的婚姻，因为我的婚姻就已经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的，引信虽然没有拉开，可是，手指头已经拉在了引信上，只等着那一刻的到来，跟着拉开。而我现在徘徊在拉与不拉之间。

我和东东已经结婚七年了。如果有七年之痒这一说法，那么现在痒得时刻已经到了。

东东其实和我在一起不止七年，如果算上大学的四年，工作的两年，那么到今天实际上已经有十三年。按照人一生的年龄划分，黄金时代我是完全交给了东东，那么现在是什么时代呢，我还真的有些不清不楚。

在任何人的眼中，我们都是快乐而恩爱的一对，如果能有一个孩子，那么我们的婚姻家庭完全有资格写入教科书，成为红男绿女爱情课本中的范例。可是我私下里认为，这外人眼中所看到的一切还不够，还远远没有达到所谓美满一世的要求。或许这个世界原本就没有那么一说。

说说东东。东东是个漂亮的女人，是大多数人眼中都可以认为漂亮的女人，身材虽然不够高，只有一米六。抱歉的很，这一点要归结于上辈子物质生活条件的不丰富。我有时候则庆幸，她的不够高才造就了我的机会。因为，我也只有一米七五而已。在大学的时候，东东不止是收到来自我一个人的秋天的菠菜，同时追求她的还有几个大学里公认的帅哥，而我是其中最没有资格的。

我曾经不止一次的与东东讨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会选择我。可是，每每在东东那里我找不到答案，东东喜欢套用某个电影里的台词，爱一个人是不需要理由的。不需要吗？我不这么看，我认为任何事情都需要理由，包括爱这个东西。

至于那句台词，我则认为它是一句无聊到极点的屁话。抱歉我用了一句粗话，不过惟有这句话才能体现出我对它的不屑程度。

生活按部就班，钱、房子，车子都有了，只剩下孩子。可是不是有了孩子以后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对此我没有底，难道生活就这样过下去，那么我们又算是什么！

东东在前一两年还跟我讨论关于孩子的话题，可最终的结果是被我左顾而言它，在事业还没有稳定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孩子，因为，孩子不是你想要就要的，有了孩子，需要的付出与成本会远远大于想象，为了孩子，你必须营造一个健康快乐，便于成长的环境，现在，条件还不成熟。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了下一代，只有心里清楚不是这样的。

我有一种危机感。其实，危机这种东西早就在心底，只是这几年随着物质条件的富足，我渐渐的忘了。然而，人是很奇怪的东西，往往你没有去想的时候，它可以对你视而不见，而你猛然间想起的时候，你就再也难以平息。

我和东东之间是默契与契合的，在很多事情上是如此，性上面也是一样，可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性对我来说有点象是例行公事，彼此之间对对方身体的熟悉，可能早已远远的超过对自己的熟悉，是否就是这种过分的熟悉造成了激情不在，东东是不是也这样，也有着同样的感觉？我不好确定。我只知道这种还没厌恶却有些疲乏的感觉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已经反反复复的出现过多次，而频率出现的频繁程度还要说是最近。而危机感也是在这个时候变得强烈的。我觉得需要改变。可是如何改变，怎么改变却是我没有想到的。还是东东，是东东提醒了我。

东东那天的表现给了我一个提示。她那天说其了她们新来的总经理，从她的言语中间我听出来，那是一个年纪与我们相当，而又有些帅气的男人。其实，我这么说的时候，心里已经有些酸的成分。其实认真的说应该是成熟，而不应该是帅气。

那天晚上，我们出人意料的做了两次，而两次的时间加起来有半个晚上。最后的结果，东东满足到极点的躺倒就睡，我则到第二天的中午才醒来。

人只有在清醒的时候脑筋才会变得好用，中午清醒之后，既为自己的表现满意，也为发生的思考，得出的结论让自己多少有些惊讶，原来生活中我需要的刺激竟然来自这里，听老婆谈论其他的男人会让自己兴奋这对于我而言当是个不大不小的发现。事实如此，我不想否认，在做的时候，脑海里偶尔的闪过假如身下的肉体，在别的男人的爱抚中会是什么样的光景与表现。只是当时做的时候，更多其他的感官掩饰了这一点，而在一个人独处冷静的时候，当时忽视的反而浮出水面。

一个人的时候，往往能够想的清楚仔细，也往往能够把事情想的很深入。可有时候则又不同，当想象着东东在其他男人的爱抚中呻吟婉转的时候，心态无疑复杂的多，有些堵，可又觉得是非常之刺激，单纯的想象就能造成严重的生理反应，这可是是严酷的现实，思前想后的结论，暂时在没有风险的情况下向欲望靠拢。

那天晚饭之后坐下来看电视，我有意识的把话题朝东东的工作上面引。东东是一家大型外资注中国公司的市场总监助理。日常中工作量大，一般情况下回到家里是不谈论工作的，一来我没什么兴趣，二来影响情绪。所以，东东觉得我有些怪，为什么会问起她的工作。我则打哈哈说很少过问，现在问纯粹是关心。

其实东东只是随便的奇怪一下子，我拉开了话题，她就此变成主角。

东东渐渐地话题又扯到新来的老板身上。我心里则说，快进入正题了。东东有些眉飞色舞，进入聊天的状态了。东东是那种一旦打开话题就收不住的人，因此，这个时候我往往扮演听众的角色，只是偶尔的插一两句，然后看着她，听她表演。

东东说了些什么，我大概十句里面跑了八句，只知道她口中的老总现在成为了她公司里茶余饭后的重点讨论对象。

我注意到东东提到她老板的时候或多或少的有些兴致勃勃。我不认为这是东东看上她老板的表现，如果真的是，东东和任何一个女人一样是不会在自己的老公面前表露出来的。能够让东东感兴趣的是女人天生的好奇心。我转念又想到了一个问题，东东会不会有可能对她老板产生兴趣。目前应该是不会的，目前最多的一种见到新生事物，而且又是当这新生事物感觉不坏的时候产生的一种正常反应。不过，从东东这两天床上的反应来看，又不能说东东没有好感。一时之间，我被脑海里产生的几个连锁问题搞的很有兴致。

"你发什么呆啊，有没有听我在说？"东东有些嗔怪也有些奇怪的望着我。

"我发什么呆，我是觉得我们的东东很漂亮……"这话在现在是发自肺腑的真心话，一个女人只有散发着活力的那一刻才是美丽的女人，东东给我的就是这个感觉，何况，东东本来的底子就很好。

东东的脸有些红，居然被我这话说的有些羞意，"你嘴上抹了油了啊，怪怪的突然冒出来一句。"

"抹油？抹谁的油，除非是抹了东东的油，否则想都不去想。""要死……"

东东真是不堪情调的女人，这么多年了还是这个样子，一句小小的情话就能让她的脸红半天。以前是，现在也是，这人的习惯一旦形成，真的是难以改变。

以前脸红的东东给予我的是青涩美，现在的东东给予的除了些许淡淡的羞涩外，还多了一份成熟的性感。

我不由的想搂着她亲热一会儿，可又忍不住的想去听她的唠叨，或者接下来还能有什么可以发现的。

"喂，你这几天可有点怪啊。"

已经是第二次的在同一个时间段内说到怪这个字了，而且目标对准的是我，东东的老公。

我只好以退为进，反问她："你说我怪，那你说说看，我到底是哪里怪了，又怎么怪了？"

东东当真听了之后很认真的审视了我一番，然后认真的回答我："你知道我这个人从来都是笨笨的，怪在哪里我说不上来，不知道。可是，就是觉得你好象有一点不一样。"

我的眼睛看着的部位是她的嘴唇，说话时候的开合之间，嘴唇艳艳的煞是好看，偶尔一露的粉嫩舌尖更是有种奇异的性感蕴涵其间。

东东忽然用手指着我，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样子，好象发呆的样子，又好象不是……反正……反正是……有点怪就是了。"眼神中还是疑惑不解的。

"哦，我当是什么呢？我还以为东东不满意老公在床上的表现，才故意这么说的。"

"哪里啊……"东东将身体依了过来，"不晓得你这段时间怎么了，那么厉害的，害得人家第二天上班总是不小心打瞌睡，有几次差点被老板发现了，还被同事笑话。"

我故意装出义愤填膺的样子，"谁笑话你，这么对待我们东东，我找他算帐去。"

"看你看你。人家只是说说，又没有真的把你老婆怎么样。"我听到这里忽然想，我到还真想知道你们公司的能把你怎么样！不料，东东又说了，"你怎么又用这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我搂着她只是笑了笑，不说话。

"哎呀，又乱动。"东东有些不耐的动起来。

"我是你老公，我动你那是天经地义的事。"

东东"咯咯"的笑了起来，"可是……痒……咯咯……"说着话红着脸横了我一眼。

那表情看着我心痒痒的，忍不住板过她的小脸，嘴巴凑上去。东东挣了两下，反过来伸手搂住了我。再分开，东东的眼睛中已充满了水雾，呼吸有些乱了。

"讨厌……"我呵呵笑着，小声说道："去卧室吧？""不去……"

"那可由不得你。"我说着双手往她身下一揽，将她抱起来。

东东轻轻地笑着，"没见过你这么急色的家伙。"进了卧室，我把她往床上一丢，紧接着把自己剥成光猪一个。东东却没有动。

"你怎么不脱啊。"我奇道。

东东躺在那里，媚眼如丝，声音甜得发腻，"要你给我脱……""那还不容易，我来了。"说着我就扑了上去。

东东很快变成白羊，我变成了狼。嘴巴、舌头、手，正式做爱前可以用上的工具全部用上，东东不一会儿就娇喘连连，情有不堪。

"老公……老公……饶了东东啊，要舔死了，要不行了……"东东开始胡言乱语，柔软的身体不停地在我的口舌下翻腾扭动，淫水把股胯间湿润的一塌糊涂。

我放过对她肉穴的品尝，来到她身上，将早已涨得发痛的鸡巴对准东东的肉穴，一下子就插了进去。"啊……"东东好象不堪重负般的哀叫了一声。我不待停留就开始一下下的杀将起来，东东一会儿便被杀的说不出话来，只懂得随着我的抽插有声没声的哀吟，那声音听了多年，现在听来还是动听之极。

"舒服吗？"我边日边问。

东东哆嗦着嘴唇回答我："舒服，老公好厉害，东东好舒服，东东的……东东的花心都要被老公日烂了……"

我放慢节奏，东东有些难耐的摇动着小腹，用胯部迎凑着。阴唇被我刚才的一轮猛干干得发红，肉穴里流淌的淫液将两个人的胯股搞的湿忽忽粘汲汲的。

我俯下来抱着东东，贴着她耳边问她："东东，想没想过被别人干是什么滋味？"

东东睁开迷成缝的眼睛，惊讶的望着我，"你疯了，这样的话都说的出口！""我可没有疯，我老是在想如果你没有嫁给我，而是嫁给了别人，别的男人干着你……"我的话还没有说完，背上被东东重重的打了一下，"胡说八道……""我这不是正在胡说吗。我说的是假设，又不是真的，我看介绍说，很多夫妻在做爱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性幻想……东东难道没有吗？"我说着腰部重重的顶了她几下，东东失神的哼叫了几声。

"东东在做爱的时候没有幻想吗？"我乘机继续问。

东东哼叫着不理我，可我明显感到，她在想我的问题。我一边动着，一边腾出一只手，握住她的乳房揉玩，"东东有没有一边跟老公做爱，一边幻想着在东东身体上的那个男人其实不是老公，而是一个……一个明星，那个明星有一根粗壮结实的大鸡巴，正毫不留情的插着东东的肉洞，把东东插得话都说不出来，到了一次又一次……"

本来是说给东东听的，可这话在说的时候竟然让我也感到说不出的兴奋。鸡巴好象因此变得更粗壮，动作也跟着说话时的语气加大加猛。

东东闭着眼睛胡乱的骂我，"疯子，变态……东东才没有想呢……"她虽然矢口否认，可是我为什么感觉到我在说着这些的时候，她的肉洞似乎也在有意无意的收紧。这其实已经是我这段时间做爱的一个小小发现，原来还不是那么明显，可是这几次做爱，我发现我这样说的时候，东东明显的有身体上的反应，而说的语言越下流，东东的反应就越剧烈。难道东东真的有这方面的性幻想。

我说不上是不是感觉惊喜，而这时身体似不听我的指挥，东东的肉洞发烫，烫得我不得不大动而特动。我忍不住又开始唠叨，"大鸡巴干死东东，大鸡巴把东东的小屄干烂，干死你，干死你这个小骚货，小淫妇……"东东似乎受不了我这样说的，浪叫着忽然身体一阵颤动，猛得从下面抱紧我。

我感到她的阴道中分明在不停的收缩，大量的淫液从身体深处涌出来。

"天哪，死老公……东东要……啊……"

她又是一阵痉挛，跟着就象是八爪鱼般的吸附在我身上。

她慢慢的回过神来，发现我目不转睛的瞅着她，不由大羞，抱着我把头藏在我胸下，不停的拍打我，一边拍打，一边埋怨，"死老公，坏老公，说那些疯话，害死人家啊……"语气之中当真是娇羞难当。

我抚摩着她光滑已经见汗的背脊，缓缓抽动着下体，由着她发泄一通。

"是不是觉得老公说的很刺激？"我边动边问。

东东轻喘着，把藏着的头伸出来，羞怨的看了我一眼，"老公你真变态。""你不觉得这样子做的时候更刺激吗？试着想一想，在一个什么都看不清的地方，你不认识里面的任何人，只知道里面都是男人，一个个拥有大鸡巴的男人，辨认他们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和他们做爱，用各种姿势，两个人同时干着你一个，或者三个，你的身上脸上肉洞洞里面都是他们的精液，浓浓的精液，你还觉得不够，还帮他们口交……"

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感觉到东东的身体明显的震动了一下，同时，阴道一阵的抽动。

"讨厌，不许说……说……这样的话逗人家……变态……"娇喘着的东东，眼神里水雾里闪着浓烈的情欲，眉头轻皱着，声音轻软到极点。

我注视着她继续说着，"从来都没有遇见过那么多的鸡巴，你简直分不清，只知道做爱做爱，没有占有你的，用他们大大的大鸡巴在你的脸上，奶子上，奶头上磨擦……"

东东脸上浮现出一丝梦幻般的表情，双手紧紧扣着我的手臂，雪白的肉体时不时的发出一波韵动。肉洞在频繁收缩张开，好象一只温暖的手紧紧的揉捏着鸡巴。

"老公……"脸上又一次的出现苦闷的神情。

"老公用力，用力的插东东……老公……"

我觉得还不够，同时，我自己也觉得难以抑制兴奋。

"他们一边干你，一边骂你……小母狗……烂婊子，贱货……骚货……你是不是？你说你是不是骚货，是不是小母狗……你说……"东东终于不能克制，"我是，东东是骚货……是小母狗，是……烂婊子，老公用力啊，东东要老公的大鸡巴，东东受不了了，东东的小屄受不了了……"我被东东的突然爆发震惊，同时，亦被东东表现出来的口无遮拦的对性的索求所强烈吸引。我大力的干着，东东在身下热烈的欢腾迎合。

"要射了，我……要射了……"我狂喊。

"来吧……老公……来吧，射死东东……射给……啊……"时间瞬间的停滞不前，只听得到自己的心跳声，跳得如同击鼓般的心跳声。

＊＊＊＊＊＊＊＊＊＊＊＊＊＊＊＊＊＊＊＊＊＊＊＊＊＊＊

那天之后，我再没有在做爱的时候提起这个话题，而经过那晚上后的东东似乎也如平时一样，我猜想她不过认为那是激情之中的胡言而已，实在没必要记住。

可是我们之间的做爱似乎又有些不同的改变，改变的有多明显我说不上来，只是在性起的时候，东东看着我的目光中好似多了些疯狂。

其实，我在事后反思过，得出的结论依然是那天晚上我仅仅是把一些大部分夫妻都会说的话组合了一下，而在之前，我似乎表现的太文明了一些。东东一定是喜欢这样言语上的刺激，所以她的表现能让我刮目相看，这些话是在平时绝对说不出口的，做爱给大家一个借口，一个宣泄的途径。

虽然其后的做爱中，我有意的不去说这些下流放荡的话，可是，在彼此眼神交汇的时候，我发现那些话语的影响还在。一开始，我觉得非常的合胃口，起码东东可以在床上，在我面前表现出以前不敢于表现的另一面，可是，渐渐地我觉得还是缺了什么。我马上明白了原因所在，一切都还是假设，是如果。

我在想，东东真的是不是可以象在做爱的时候表现的，可以彻底的成为她话语中的那个人。我当时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难道我真的可以忍受我如花似玉的东东在别人的胯下发出淫浪满足的嘶吼声，或者，真的就是象一条母狗似的跪在其他男人的面前含着他们怒涨的鸡巴！这想法的确是千真万确的吓了自己一大跳，可是这想法又透着可怕的诱惑力，就象夏娃面对着苹果，而现在的我身边是不是会有一条善于蛊惑的蛇！

日子不温不火的过了三个多月，除了在床上之外，我发觉自己又有种归于平淡的沮丧感，东东表现出了与我不同的心境，本身的工作决定了她没时间多想，不象我，作为一个自由职业者，我的时间要多的多。东东是快乐的，面色更是前所未有的好，我猥亵的猜想这定是良好性事的结果，尤其是我让她在床上敢于表现自己后，她变得更为娇嫩也更为滋润。隐隐地我居然会有一闪的妒忌。

可是那天有些不同，东东居然主动的聊起了她的上司，她的那个年轻的华裔老板。好象有些不对劲，因为平时都是我主动的多一点。这样的发现，让我感觉到这段时间我光顾着自己的想法，或多或少的忽视了她。我决定有必要借此机会跟她聊一聊。

东东完全不知道我内心的变化，也没有察觉到我对着她笑的目光中包含着连我都没有意识到的龌龊。

东东还在聊，她的老板是如何体贴员工，如何的知识渊博，又如何的懂得生活情调。我本来以为我听了之后会不高兴，毕竟结婚这么多年，她从来没有在我面前如此畅所欲言的谈论另外的一个男人。可我发觉我不但没有不高兴，相反我的脑海在她描述的时候，居然想到如果，东东有可能跟这个老板发展到一定的深度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我觉得我对这个结果的兴致竟然大过在这里听她说。

我不紧不慢的在东东吐沫星子飘飞的时候问了一句。

"你们老板是不是看上你了？"

我感觉东东楞了一下，诧异的望着我，然后说："怎么会？你在想什么啊，我们老板怎么可能看上我，真是的……"

我随便问了一句至于你这么大的反应？你不说你不会看上他，却说他看不上你，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我脸上自然不会把我的疑问写出来，我只是一笑，也不反驳她。

"何况人家现在有女朋友，象我们这样…结……了婚的，他哪里会看的上？"东东说到这里，居然歪过头来看我，面上似笑非笑的。好丫头，竟然知道试探我的反应，让你狡猾，我再刺你一下！

"哎……"我故意叹了口气，才慢慢的说道："这就是你们老板涉世未深了，谁不知道，这年头一个好的少妇比黄金还要值钱，又懂情趣，又会疼人，还懂得生活，就象我们东东……"

我的话还没说完，东东已经扑了过来，"讨厌，让你胡说八道，让你乱嚼舌头……"

我一把就把东东抱在怀里，大笑道："只有我才懂得欣赏我的东东是如何的与众不同，你们老板哪里有这个福气！是不是啊，东东，我说的没错吧！"东东挣不开只好由着我抱着，一张小脸不知道是生气还是害羞，好象上了层胭脂，气鼓鼓的说道："你一天到晚的脑子里面怎么想的都是些下流的东西？"我在东东粉嫩的脸颊上"吧嗒"亲了一口，"谁说的，我不知道是多正经多正派的一个人，只是一看见我的东东，我就忍不住想下流了……""呸"东东羞红着脸，把头转过去不理我。

我乘机在东东的耳垂处又亲了一口，东东颤抖了一下，象触了电似的从我怀里跳出来。转过脸来瞪着我，娇喘喘把个鼓涨的胸部顶的起伏跌宕，"我觉得你最近真的有些怪？"

我双手一摊，笑嘻嘻地道："我有吗？我怎么不知道？""你自己当然不觉得啊。"跟着狠狠地又白了我一眼。

我当没看见，收起笑容问她，"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过来坐下，说说看，你老公怎么个怪法？"

东东坐了下来，不过却是坐在我对面的脚凳上，"其实，怎么说呢？我也说不清楚，不知怎么的，我觉得你好象有意无意的在……"东东说到这里忽然摇摇头，然后看了我一眼，又将目光转过去，"算了，我不想说了，也许……也许是我自己神经过敏……我先去洗澡了。"

走了？我有些想不明白，这可跟平时的东东不一样喔！东东果然有心事瞒着我。心里的疑团越来越大，阴影也越来越深。

＊＊＊＊＊＊＊＊＊＊＊＊＊＊＊＊＊＊＊＊＊＊＊＊＊＊＊

我冲完澡进到卧室的时候，卧室里的小台灯点着。东东已经躺下，身上搭着一条毛巾被，光滑白皙的背露出来对着我，

我爬上床，轻轻摇了摇她的肩头，"睡了吗，宝贝东东。"东东没有睡，只是不想理我。我叹了口气，翻个身平躺在床上。

过了一会儿，我感到东东翻了个身，我转头看，她也在看着我，那眼光有种审视的目光，又带着几分怯意。

"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我将声音放柔和，我要的是刺激有味道的生活，可决不是以伤害东东为代价。

"你变了？"

"我怎么会变，我对你的感情永远不会变的，就象我不会忘记我是怎么样得到你的。"

"那为什么，我们……在那个做爱的时候，你会有那么多的……"东东苦恼的一皱眉头，显然不知道该怎么样说下去。

"可是你不是也一样的很投入其中吗？"我问她。

"可那只是想一想啊，我……我并没有打算去做。""想一想？"我忽然轻轻一笑，"人类每想一想，社会就前进一步，因为能想敢想，我们才有向前走的动力和勇气，才可能付之行动。""可是，那不一样，你只是说一说而已，你一定是……一定对我有什么地方不满了又不说，才用这种法子来故意折磨我的……"东东说到此处，眼圈一红，忍不住就要落泪。

我大感诧异，东东居然这样理解了我的做法与用意，"你……这是做什么？

我可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我又怎么可能对你有什么不满？能够娶到你可是我八辈子修来的好福气。"

"那为什么……你……"

泫然欲滴的眼中忽然绽放着羞涩，幽怨的表情中也多了分不自然，看的人食指大动。

我连忙伸出胳膊，让她钻进怀里，"其实，你觉不觉得自从从那以后我们的生活好象多了不少另人兴奋的元素。而在以前是绝对看不到的，并且我发现这几个月来，你变得越来越水灵，难道你自己没有发现吗？"东东羞的点点头，"可是我只要一想到你说的，就觉得你是不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故意的要把我朝外边推。"

"我怎么可能把你往外边推。"

我说着把我心底的一些真实的想法告诉了她。东东难以置信的看着我，好象不认识我似的。

"你到底是怎么会事情，这个世界上哪有……哪有象你这样的老公，你怎么会……简直太不能理解了。"

"怎么没有，你眼前不就是一个，而且你看，光是想象一下就非常的刺激，如果……"

东东制止了我，"别说了。"

我有些奇怪东东的表现。东东看着我，那目光不停的在我脸上转来转去，我根本看不懂她此刻的神情，或者说那里面没有任何我可以理解的东西，根本是茫然的看着我而已。

"来做爱好吗？我想了……"

憋了半天不说话的东东说的居然是这样的一句，这样的说着她的手从裤衩外面握住了我的鸡巴。我真的有些吃惊，不过再吃惊，此刻老婆大人有要求，我也只有先满足了她才行。

＊＊＊＊＊＊＊＊＊＊＊＊＊＊＊＊＊＊＊＊＊＊＊＊＊＊＊

"你真的能够忍受，你自己的老婆躺在别人的怀里吗？"躺在我的怀里，东东这样问我。

东东的问题也是我想着的问题，我真的能够接受吗？可是，那画面只要想一想我就会冲动，就会大脑充血。东东这样问我，只让我短暂的犹豫了一下，就肯定的点点头。

东东飞快地看了我一眼，"可是如果……如果……我自己不愿意呢？"东东不愿意！我还真没有过细的想过这个问题。

我楞了一下，重复了一句，"你不愿意？"东东很认真的点头。

"为什么呢？我是说，你在想象中都已经可以获得那样的快感，如果是真的，那不是更加的刺激，况且，我爱着你，我不会因为你跟别的男人怎么样，我就会因此而选择你。你要相信我，我说的是真的，是很认真的。你难道不认为这只是一个有关性爱的游戏而已。"

东东平静地看着我，然后轻轻的说道："我也是认真的。"＊＊＊＊＊＊＊＊＊＊＊＊＊＊＊＊＊＊＊＊＊＊＊＊＊＊＊东东不愿意是我不曾料想到的，我以为只要我不反对，只要我支持，她就会配合我的要求。我想过这不愿意三个字当中有很多的考虑，包括对我对这件事情的不确定，作为世俗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的确是匪夷所思，不可理解，可是我不是世俗眼光中俗人。为什么东东就不能相信我呢。

我忽然想到，是不是东东担心自己会投入进去，难以自拔。这当然是个可能，然而我认为这根本就不是理由，从认识到今天为止，这么多年来，我们不是没有碰到诱惑，可是我们一样走过来了。我不相信就这样的一件我认为对两人都好的事情，东东反而摇头了。

东东不答应的事情我不可能逼迫。我只有等，等合适的机会，可我还是有些沮丧。东东想法设法的逗我开心，我不能扫她的好意，可心里知道很不痛快，包括性上，东东主动了许多，有几次还忍受着不适感主动为我口交。她是尽力的在让我开心。我承认东东所做的一切都让我感动，我只好暂时打消了自己内心一直盼望着实现的那个念头。

这天晚上晚饭后，东东说有些事情想跟我聊聊，这时距离上次交谈后已经过了一个月了。

我本来是想出去的，可是东东有些闪烁的神色让我打消了出去的念头，我打了个电话，推掉了约会，这才来到东东的面前坐下。

东东的神色的确是有些与日不同，我饶有兴趣的看着她。东东看了我一眼，把头低下，"你……你不要这样盯着人家看好不好？"我大奇："这样看你有什么不对的？好象没有谁规定过看老婆应该是怎么样看的吧？"

"可是，你这样看着，我……我有点紧张。"说着头又低下去。

听东东这样的一说我忽然有些明白她想说什么，我内心一阵紧张，但立刻被惊喜代替。我马上说："好好好，我不这样看你，你慢慢说，别紧张？"东东点点头。

沉默了一会儿，东东问我："你……你上次说的是不是真的？"声音低的我几乎听不到。但是我立刻就回答："你说的是上次我问你的那件事吗？"

东东半晌才轻轻地点点头，一直低着的头这时抬了起来，"你……你说过如果……如果，你不会生气的，是不是？"

这样的说，我再傻也明白了。心里咯噔了一下，但是我马上有了要仔细了解的欲望。

"是啊，我是这样说过，我说过不生气就不会生气，不过东东能不能详细的说给我听。"

东东眉头拧了一下，"你不要那样追问好不好，你这样问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神色间忽然显得有些不耐烦。看来事情不止我想象的那样简单，我只好耐着性子说道："你说吧，我听着就是……"东东甩了甩头，满头披散的长发跟着在我眼前飘舞。终于象是下定了决心，东东看着我，“那我告诉你吧，不管你是不是真的不高兴，我……我实在不知道该跟谁去说。”

我耐着性子听。

“可能你也猜到了，是我们公司新来的老板……”

“你们……上床了？”我小心翼翼地问。

东东气得横了我一眼，"你老婆是很随便跟别的男人上床的那种女人吗？"我连忙赔笑，"我不是这个意思，继续说继续说……"白了我一眼，"哪有你这样的老公，生怕自己的老婆不跟别人上床似的。"我笑了笑，没吭声，东东于是继续说，"其实，我不知道我们老板对我有……那个意思，那是上个礼拜的事情，有一天我加班，你知道，我们的财务总监休假，刚好碰上审计检查，没办法我只好加班……"东东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了起来，上个礼拜是有这么一件事情，东东晚上回来的很晚，上了床的她不但没有睡觉，反而弄醒我，跟我痛痛快快的做了一次。

当时我并没有想到那么多，原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东东能回来跟我做爱，证明那次他们没有发生关系，不知道怎么的，我竟对自己这样的分析有些失望。

我有些走神的表情让东东看在眼里，她怯怯地问："你是不是生气了，你说了你不生气的？"

我有些抱歉的对她一笑，"不不不，我没有生气，我只是忍不住在想孤男寡女在一起……"

东东气得"呸"了一声，转而又叹了口气，"你说的没有错，我们是……是孤男寡女。"

她说到这里停下来，目光有些游离，似在回忆当时的情景，"当时加班很晚，我忙于赶报表，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的？他说他这样站着看着我工作已经有很久，我觉得自己有些乌龙，又有些忐忑。他说是不是打扰了我的工作，我说不是，其实是因为他的缘故我有些紧张，他于是提议说给我按摩。"说到这里，东东的脸色中出现了一抹晕红，我敏感的察觉到，也敏锐的认识到这里才是关键的开始。

东东继续在说："还没有等我拒绝，他已经自作主张的帮我按了起来。开始我很不好意思，哪里有老板给员工按摩的，谁知他的按摩真的很舒服，慢慢的我放松了下来，开始很享受他的按摩，我觉得自己快要睡着了。谁知道就在我有些昏昏沉沉的时候，他就……"

东东不说了，这不是让我着急，我刚想要张口，东东又开始道："他……他开始亲我。"

我脱口就想问是怎么亲的，可想想还是又忍住了。东东似知道我想了解什么，"他一开始没有亲我的嘴唇，好象知道，一上来就亲我的嘴唇我一定会拒绝的，所以，他亲我的脖子，亲我的耳垂，我又惊又怕的，想马上离开，可是身体发软，两条腿象是灌了铅似的动都动不了。"

"等我稍微有些清醒的时候，我连忙挣扎，可他的手臂那样的有力量，我根本就挣脱不了，我又气又急的，不知该怎么办？忍不住就哭了出来。他吓坏了，从后面抱着我，向我道歉，说了很多对不起我的话，又说从他进公司第一天的时候就喜欢上了我，可是知道我是结了婚的才没有对我表白。加班的时候，他看到我工作的样子，实在控制不了才这样的。我只是哭，心里慌乱到极点。"东东脸上的红晕此时愈加的深沉。

"其实说白了，是不知道怎样去对待他说的话，如果不是因为不讨厌他，又怎么可能让他碰我。"

"然后呢？"我轻轻问了一句。

"他抱了我一会儿，好象明白了什么，就又开始亲我，连我流的眼泪他都不放过，最后，他的嘴唇终于来到了我的嘴唇上，我应该拒绝的，可是，那一刻我犹豫了一下，让他得逞了。"

她说到此处又停了下来，我听到这里却没有追问，面前的她，还有那张粉嫩的小嘴终于失守给了另外个男人，而接下来的还有什么，不用猜测，东东也会告诉我的，她说的如此详细，看来是打定注意把发生在她身上的原原本本的告诉我。

想到这里的时候胸口忽然有些堵的感觉。然而，现在再说堵已经晚了，而且，东东说的这些已经把我深深的吸引住，我是非得听完才甘心。

"他接着摸我的胸部，如果我清醒着我一定会拒绝，我不想让他认为我是一个可以随便就轻薄的女人，可是，他的亲吻快让我融化，等我稍微有些神志的时候，衣服已经被他解开，他的大手已经摸在了咪咪上面。""我想让他不要这样子，可我实在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老公，你要相信我，不是我让他这样的，是他亲的我真的没有力气了。"我没有接口，我知道东东现在这样说只是反应了她当时那种犹豫挣扎的心态。

我知道，东东的奶子也让她老板攻陷的时候，我的下面跳了一下。她老板可算是捡到宝了，东东的两只奶子虽然不是波霸形的，可胜在挺翘圆润，弹性极佳，对男人而言可是不可多得的玩物。

"本来就没有力气了，他的手还可恨的在咪咪上捏，我更加的发软。连亲吻都由着他。过了一会儿，他来到我前面，用嘴巴把我的咪咪头含在了嘴里吸奶一样的吸着，我竟然有了要昏过去的感觉，感觉身体里面空空的一抽一抽的，我知道不能再让他这样下去，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我一把推开他。我推开他就想逃，可是我真的是好象耗尽了所有的力气。我只好喘着气看着他。"东东说到这里的时候，似乎也是不胜其力的样子。可见当时的情景已经深入她的内心。

"他看着我，看了不知有多久，我又怕又慌，不知道他接下来又会做什么，万一我真的受不了又怎么办？他忽然在我面前跪了下来，我吓了一跳，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呢，他就开始用嘴亲吻我的脚。天哪，那一刻我真的被他打败了，我想闪开，他抓着我的脚，把我的高跟鞋脱了，也不顾脏的就亲我的脚趾头。我没有试过那种又酸又麻的感觉，好象要钻到心里……"东东有些失神的目光定格在那里，表情复杂。我静静的看着她，看着我爱着的老婆，感受着当时她心里的挣扎。不知怎的，我感到极端的快感，老板含着女职员的脚趾头这样的画面简直太有震撼力！

"我完全失去了抵抗，不知是想哭还是想其他什么的，他不理会我的哀求，继续的舔我，从脚趾到脚面，到小腿，等……等我明白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分开了我的腿，来到我的腿间，他的呼吸又热又烫的喷在妹妹上面，痒痒的，我吓坏了，我害怕这样，我知道这样下去我没有办法抗拒他，于是我又开始挣扎，想推开他，可是他什么也不顾的就开始舔下面，连裤衩上面又是汗又是尿的都不顾。

我想完了，羞得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他的舌头好灵活，隔着内裤都能感到它的有力，好象连心都要化了似的。"

"他再次站起来的时候，我想我已经有了一两次高潮，我不知道，我茫然的看着他，他开始脱下他的长裤，真是好笑，一个大男人竟然穿着红色的三角裤衩，我本来在笑，可看到他那里鼓鼓囊囊的一大堆的我再笑不出来。跟着他就把内裤脱了下来，他那里真的……真的好大啊，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东西。"东东说到这里偷偷地看了我一眼，好象是担心这句话会伤到我似的，本来嘛，她长大到现在，真正勃起的东西，她也只见过我一个人的。我淡然的一笑，示意她继续。

"他挺着那大东西，就想……上来的样子，我忽然不知怎么的怕极了，我又哭了起来，边哭边对他说，如果你真的上了我，我一定会从楼顶跳下去，我说得到做得到。我说完就已经哭的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东东说到这里的时候，眼圈红红的。她稍微平息了一下才继续，“他一定是吓坏了。站在那里有好一会儿不说话，然后他又请我原谅，他的那个大东西挺挺的就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我看他的样子挺可怜的，就说，如果难受的话，我……我可以……可以帮你。”

东东的脸上又出现了娇羞无限的模样，可想当时她是何等的羞涩不安，而我听到这里更是浑身的血液沸腾。

东东看了我一眼，就又说："他当时一定是开心极了，抱着我又亲了一会儿，才又站在我面前，我想既然说了帮他就只好硬着头皮，他的东西烫烫的，我好象触电了一样，我看他有些失望，他以为我会用嘴帮他，其实他不知道，我看到他那个红红的头头的时候，真的想用嘴巴的，可是我不好意思。好象他的东西故意跟我为难，我用手他半天不出来，我只好求救似的看他，他真可恶，居然说，帮人就要帮到底的话，我心里又慌又难堪，我又担心他万一又想，我真的没办法，我只好……只好，用嘴。"

东东的头深深的埋了下去，再也说不下去，而我却也再听不下去，因为我的鸡巴此时也涨到了极点，我下意识的用手握住了鸡巴。脑海里却是一根粗大的其他男人的鸡巴深入到我老婆的小嘴巴里享受着无比温存的画面。

东东看着我，又看了看我的手放的位置，什么也没说，她忽然动了动，跟着站了起来，来到我面前跪下，跟着拉开我的裤子拉练，熟练的把我的鸡巴掏了出来。

接下来，在我的注视下，她轻轻张开小嘴把我的鸡巴头含进去。

我几乎没能坚持多久就射在东东的嘴巴里。东东静静的看着我，把精液吞了下去。

"就是这样的……？"我问。

东东轻轻地点点头，"就象现在对你做的一样。""老公，你真的……真的不生我的气吗？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我看着她，让她靠着我，"我为什么要生你的气，我知道你的心在我这里就够了。"

"可是……可是……"

我阻止她继续说下去，"后来呢？"

"后来，后来的事情你知道了。"东东有些羞涩的笑了笑。

"我是说，那天之后的事情。"

"你还想听吗？"东东奇怪我竟还要听下去。

其实，我是想知道，东东是否已经和她的老板发生过关系。

"后来。那天之后，他并没有过多的骚扰我，只是偶尔的会喊我去他的办公室，我知道他为什么会喊我去，有时候是为了工作，有时候不是，我觉得对不起你，可是，听到他的电话，我又忍不住，不过……不过我没有跟他有那种关系，最多……最多是在他难受的时候帮帮他。"

"怪不得我感觉你的嘴巴好象厉害了许多，原来还有这样的一层原因。""老公不许笑话我！"她羞得扑到在我的大腿上，把脸深深的埋在大腿上。

我笑着摸着她的头，"我笑话你什么，你是我老婆，我干嘛笑话你。"心里在想，她老板可真是有福气，随时有我们家东东这么漂亮的一张小嘴帮他爽！

"你真的不生气吗？"

小脸仰起来，深深的注视着我，仿佛想看进我的心里去。

我伸手将东东拉起来，搂着她坐在我大腿上，"傻妹妹，我真不生气，我们现在不是很好吗？"

"可是……我怕我会受不了他的诱惑走到那一步。老公，我……我真的很爱很爱你，你一定不要离开我，一定不要离开我……"我轻轻拍着她的背。

"其实都是老公不好，我本来有力气抵抗的，可是不知道怎么了，脑子里总是想起你说的那些话，所以才……才……"

"我真的没有怪你的意思。不管你做什么，你永远都是我心目中的东东。""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东东说着紧紧地抱着我，脸埋在我的肩窝处，不一会儿，我听到东东轻轻抽泣的声音。

＊＊＊＊＊＊＊＊＊＊＊＊＊＊＊＊＊＊＊＊＊＊＊＊＊＊＊

从那以后，东东每次回来都会表现出她的温柔一面，我发现了一个规律，隔不了几天，她就会为我口交一次。后来我才明白过来，她原来是在公司里帮老板做过，心里觉得过意不去，才在回来后表现补偿我。

有时候，我会跟她打趣，到底是谁的精液好吃，她总是笑而不答。而每次她都会详细的告诉我，老板又对她做了什么什么事情。并且会展示给我看她湿濡濡的底裤。当然，这是我要求的，我告诉她，每一次老板对她做了什么都一定要告诉我。开始的时候，东东还是有些害羞，可渐渐她发现这样子很容易高潮，她也就接受了。

有一天晚上，当我把鸡巴插进去东东湿润的小肉洞的时候，东东抱着我，贴着我的耳朵轻轻说："老公，我今天没有守住……"哦！东东终于跟她的老板发生了关系，这可是一件大事。

"是怎么一回事情？"我兴奋的问她。

"下午的时候，他又喊我过去，我们亲热了一会儿，他就让我给他吃。他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我给他吃了一个多小时，连他的蛋蛋，还有小屁眼都帮他舔了，他都没有射出来。他说，要不就用大腿夹，不放进去，看能不能出来。我一定是被他弄的没了脾气，才答应了他的要求。就……就这样被他那个了……后来，他告诉我，他在喊我进去的时候，吃了一片伟哥。""他插得你舒服吗？"

靠，连屁眼都帮他舔！东东是越来越骚了。可是东东现在表现出来的这骚劲儿不正是我希望的吗？而且，我隐隐的还有些嫉妒，帮老板舔屁眼，可是我这个老公都没有享受过的待遇！

"舒服，我没有想到过的舒服，他的那个又粗又大的，涨的里面满满的，长长的顶到最里面，人都要死了。"

我感觉东东在说的时候，眼波荡漾，而下面的阴道也在一缩一紧。

东东看了我一眼，又小声的说道：“他顶到的位置，是……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感觉到过的地方……我都快被他插得疯了……”说到这里的时候，她已经羞到了极点！

竟然是这样，听东东的口气，她老板的家伙比我有实力的多啊！本来我一路都在猜测的问题在东东的嘴巴里得到了证实！东东能够被她的老板占有，除了其他的因素之外，其实应该说她的内心深处也有想尝试一下的想法，毕竟她眼前看到的和她已经得到的有区别，再加上我不定时的在旁边撩拨，东东终于可以在那种情况下享受到她潜意识中想要享受的部分。天天不怕辛苦，不顾羞耻的帮老板口交，还吞下他的精液，其实已经暴露了东东的内心，而做爱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我禁不住的妒火欲火齐涌，腰部胯部同时发力，大力的插抽身下的肉体。

做完爱，东东忽然告诉我，说明天要陪老板出差。我问她是去几天，东东说三天。那不是有三天的时间可以跟她老板在一起，白天做事，晚上颠倒鸾凤。东东似乎看出我的心思，就跟我说，要是还想做的话，就帮我吃起来。我这样反而有些不想要求了。又不是三年，只是三天的时间而已，有什么不能坚持的……＊＊＊＊＊＊＊＊＊＊＊＊＊＊＊＊＊＊＊＊＊＊＊＊＊＊＊晚上东东不在的时候，才真正醒悟到她原来出差了，脑子胡思乱想着东东有可能正在帮她的老板口交，或者她老板的粗鸡巴已经插得她淫水横流，我的下面真是肿胀到痛的感觉。

我百般无聊的挺着涨大的家伙，想象着东东的各种淫荡骚媚的样子，这时候电话想了，我接起来一听，竟然是东东。我听到东东的声音在那边传过来真是甜得发腻，而且好象是有些喝了酒的感觉。

"老公，你猜猜东东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

“你不是和你们老板在一起吗？”我觉得有些奇怪，然后我又问：“东东，你没什么事情吧？你是不是喝酒了？”

“喝酒？是啊，我喝酒了，不过喝的不多？”

东东继续有一声没一声娇笑着，那声音听的我心痒痒。

“你现在是跟你老板在一起吗？”我有些小心的问，其实这完全是废话。东东当然是跟她老板在一起的。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所以，我现在不是给你打电话汇报情况吗？”

东东在那头儿一下子就听出了我的犹豫，也包括我的想法。

东东的声音里有一些闪烁和隐藏，我心里一直没有停止过的东西就象是被浇了油，一下子就烧了起来，“东东，你是不是在和你的老板在……”

东东那头儿“哼”了一声，“就知道你想知道什么，满脑子龌龊的家伙！”

“你说给我听听……”我有些激动，连声音都有些不自然。

“我跟他在一起，可是，也不完全是这样？”东东忽然声音有些低。

什么意思？我有些不明白，什么叫又不完全是这样，“东东，你说的我不明白，你就不要吞吞吐吐的，快点儿告诉我。”

我听到东东轻轻叹了一口气，“你……你真的不介意我这样做吗？”

我一定是脑子烧昏了，东东要说不说的事情立刻让我感到欲火中烧，我迫不及待的想要知道，因此，东东这样问的时候，我一连声的问：“不会不会的，好东东，你快告诉我，他对你怎么样了？”

我听到东东这个时候忽然笑了一声，那声音好象是忍不住下意识发出来的，难道她老板在动她不成，可是在动她哪里？是东东的奶子还是东东的屁股，还是其他什么地方？我急的象热锅上的蚂蚁。

东东好象用手捂住了话筒，在跟什么人说了两句，我更急了，“东东……东东……你怎么了，怎么不说话？”

“我在听呢？”东东笑着说道：“刚才他把那个粗粗的坏家伙在人家的脖子上蹭，痒痒的，害得人家没办法讲话。”

我一听这话，顿时感到血几乎冲到了头顶，底下的肉棒顿时涨的有些发痛，这时，东东又说话了，“那……那我就说了……”

“我听着呢。”我说着一只手握住了鸡巴，轻轻套弄起来。

“其实，我不是跟老板单独在一起，还有……还有其他的人……”

“啊……”这个消息让我有些意外，东东又继续的在说，“是的，不但有老板，还有老板的两个朋友，我们大家一起在酒店的房间里……”

什么？陪老板还不算，竟然还有老板的朋友在一起，太让我吃惊了！

“是男的还是女的？”我不由得问出了声。

听到我这样问，东东在那边娇笑着，声音有些浪浪的感觉，“老公，知不知道有一种内衣的牌子，就象我们现在一样？老公你猜猜？”

“三枪？”我脱口而出。三个男人一个女人，我老婆将要和三个男人一起快活风流，这样的场景真是恨不得让我冲到他们的现场。

“老公好聪明啊。”东东又笑了起来，“别乱动嘛……让我跟我老公讲完嘛……”

操！这简直是太刺激了，老婆在给老公讲电话，情人在一边动手动脚。

“今天，你老婆可能要好好陪他们，只有让他们都满足高兴了，他们可能才会放过我了，老公，你说东东应该怎么办呢……”

东东居然问我怎么办？这个死东东，到这个节骨眼上看问这样的问题！

“你们不会是已经……”我没再问下去，手上急速的套动着。

“还没有开始呢，不过，他们三个男人已经把衣服都脱了，那三根大家伙就在人家眼前晃来晃去的……老公，怎么听你的声音有些怪怪的……你是不是真的生气了……”

“没有……没有，老公是听着刺激……”

“老公你……”东东在那头沉默了一秒，马上又轻轻的问我，“老公是不是在一个人玩小弟弟啊？”

这个骚货！心里象是有蚂蚁在挠着，痒得人难受。

“是……”我喘着粗气回答她。

东东的声音甜腻得传过来：“小弟弟一定涨涨的硬硬的了吧，东东好想给老公吃啊……”这时我又听到东东哼了一声，我自然想得到，一定又是那三个中的什么人在逗弄东东。

“你不用担心老公，你面前不就有大鸡巴吗？”我忍不住的说。

“老公说的是噢，东东的面前不正有大肉棒棒吗？东东差点忘了……哎呀……”东东说到这里又忍不住轻呼了一声。

“东东不能再跟老公说话了，他们都等急了。东东今天晚上一定会象老公上次说的那样，身上涂满了精液，所有的洞洞里都插着大鸡巴……老公，东东不说了……”

三个男人对付一个娇小可爱的东东，我差点说东东你注意休息，别累着！可我没有说出口，我已经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东东的声音又在耳边响了起来，“老公啊，现在真的不能跟你说了，现在他们要让东东帮他们吃棒棒，电话我就不挂了，就放在旁边，这样你就能好好的听到东东的声音了……”

哦！电话果然没有挂，不一会儿，我听到东东的呻吟浪叫声，“老公，我……我好喜欢他们的大鸡巴，好好吃哦……好粗好大的，嘴里面都……唔！”

声音噎然而止，象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嘴巴，一定是男人粗大的鸡巴。东东只能发出闷闷的娇哼声，间或有一两声压抑不住的呻吟和淫荡的喘息。

我觉得胯下一阵酸麻，在东东的浪叫声中射了出来。……

＊＊＊＊＊＊＊＊＊＊＊＊＊＊＊＊＊＊＊＊＊＊＊＊＊＊＊……

我一言不发的听他们说，我不吭声，吭声与抗辩都没有用，我已经看出来了，他们是一伙的，否则不会在三更半夜的时候把我从被窝里拉到这里来，而且身上还绑着这鬼东西。白色的绷带，只有在电影里或者电视见到的东西此时此刻把我捆的象粽子。其实，就算想抗辩，我也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我的嘴巴也是被带子绑着的，理由充分到让人无法不相信，居然怕我在来得路上大喊大叫。

东东这个愚蠢的女人竟就相信了。嗨，我怎么能指望东东，他们根本就是一伙的！

可是为什么要捆我，这里又是什么地方？还有就是你，东东，你为什么要对待我？其实，我更怕他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对付我！

疑问很快解开，谜底很快打开。

"大夫，一定救救我的丈夫？"

东东，你不会是见鬼了吧，我好好的一点毛病都没有，谈的上救我一说吗！

而且这个大夫色迷迷的看着你，你干嘛要去求他！

"你丈夫这种情况需要留院进一步观察，不过，根据你的描述，可以初步肯定这是一种典型的癔症，简单的说，就是把没有发生的或者是根本不存在的当成现实中发生的事情，病情严重的会产生不可预知的暴力行为或者过激行为。"我操你妈！我怎么可能有这种见鬼的妄想症。东东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又跟医生说了些什么？我盯着东东，可是东东根本不看我，难道是心虚的连看都不敢看我！

"那……那到没有，除了……除了我说的那些……他挺正常的……"不知为什么，东东说的吞吞吐吐。我忽然明白她为什么这样，她一定是把我跟她发生在床第之间的事情告诉了这个不知什么地方的医生。他妈的！你这个疯婆娘，这样的话你凭什么说给这个什么都不知道不知所谓的王八蛋听！你既然说了我们之间的事情，可为什么你跟那些男人之间的事情你就不说？我忽然心里一阵发紧又一阵发冷，接下来的事情我竟就不敢想象。

"那么，需要多久才可以治好这种病？"

我身后忽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突如其来差点吓了我一跳。

"这个嘛？"大夫沉吟了片刻才说道："这要看病人的情况才能断定，现在我没有办法确切的回答你。"

"那就先住院吧，钱不用担心，用最好的药，请最好的看护。"这男人继续说着。

"医者父母心，您放心，我们一定会的。"

"东东，我们先走吧，这里暂时的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东东低着脑袋点点头，从我身边走了过去，她有始至终都没有看过我一眼。

难道是心中有愧才不敢看我的吗？我愤怒的想。

身后传来那男人的声音："东东，你不要担心，有我在，他会好起来的。"大夫看了我一眼，那眼光中居然有一丝怜悯。

"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这里是市第四人民医院，也就是常说的精神病医院，嗨，我跟你说这个干嘛，过来两个帮帮手，送他去病房。"我彻底的明白，我铁定是被奸夫淫妇卖了。

＊＊＊＊＊＊＊＊＊＊＊＊＊＊＊＊＊＊＊＊＊＊＊＊＊＊＊

进来这里已经六个多月了，由于我的恭顺与谦卑的姿态，医院的医护人员渐渐的不在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这样一来，我可以活动的区域也在扩大，而有时候我也能主动的帮他们打扫一下卫生，这样，我渐渐的在他们的眼里成为了一个不需要给予关注的对象。

这期间，东东看过我几次，每次面对她的时候我都不说话，我知道来这里看我的不仅有她，还有他，只是我看不到他而已。所以，东东每次都是很失望的离开，我想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有一天她一定会厌倦我，可是，我能在这里呆到那一天吗？我不能肯定，但是现在，我至少不能有任何纰漏与破绽。我要出去！

这天，我在打扫完卫生之后，因为无聊，所以到处闲逛，一路的走到医院的治疗主楼，我当时也是无意的，因为，各个区域之间的连接是通过一条条的长廊来实现的，等我发现的时候，我已经来到走廊上，我正想转身就离开，忽然感觉到走廊的那一头出现了一个人，我于是很随意的瞅了一眼，这一眼让我看的有些吃惊。东东！

来得人竟是东东。我内心一阵欣喜，正要迎上去，忽然就停下脚步。我怎么可能因为一时的糊涂，就忘了自己在做什么。现在的东东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东东了。

我悄悄的躲在一旁，心里却在嘀咕，东东这个时候来这里做什么？如果没记错的话，她不是前几天才来过吗？而且是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我忽然想到另外一个可能，东东她不是专程来看我的。难道……我一面胡思乱想，一面观察着东东，一面还要留心周围有没有人会注意到我的古怪形迹。虽说这里是精神病院，可是我的表现却是所有病人中最好的，甚至好过了那些所谓的正常人。

东东四下里张望了一下，象是在确定什么。然后才敲了敲门，过了一会儿门开了，我看不清里面开门的是谁，东东似乎又说了几句，才闪身进了大夫的办公室。

我看了四周围，现在是大中午的，很多医护人员都在休息，没有什么人。我轻手轻脚的来到办公室的门前，轻轻的推了推门。门没动。

我将耳朵贴在门上，隐隐地可以听到里面传出来的声音。那声音我马上听出来是谁和谁。其中一个声音应该是东东没错。我听到东东在说："他……他怎么样？"

另一个声音应该是大夫的在回答："没事，这几天他的情绪很稳定，没有什么异常的，你放心吧，就算不是看在你们老板的面子上，光是冲着你，我都会尽心尽力的医好他的病。"

东东说："那就谢谢你了……"

我没病，他妈的，我一点病都没有，是你们硬要说老子有病的。

梢一分神，里面的话漏听了一部分，我仔细再听，却听到里面有一阵模糊的声音，不知道是两个人在做什么。为此，我心急火燎的，这时就又听到里面东东的声音："别……别这样……大白天的……"

哎呀！两个人莫不是？东东好象不情愿的态度，我要不要进去。我一犹豫，又听到一阵低低的笑声，是大夫的笑声。东东与大夫？象东东这样美丽而充满风情的女人对那大夫又何尝不是一种吸引？我记得刚入院的时候，那个大夫盯着东东的表情，我的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这种事情光凭想象就能让我疯狂。

怎么才能看到，怎么才能看到啊！我左右张望了一下，没什么地方可以让我有机会看到里面发生的事情。我情急之下又推了推门。门竟然动了一下。门没锁吗？门果然没有锁上，只是被东东进去的时候带上了而已。我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的把门推开了一条缝，这条缝不大，可是足够我看清楚里面发生的事情。

我扒着门缝朝里面看，一看之下让我原本就上火的血液几乎沸腾。我的东东就跪在地上，在东东面前站着的正是给我医治的那个大夫。他们现在的姿势我的方向看过去是个基本完整的侧面，所以我看的非常清楚。

东东的小脸已涨成粉红色的，眼睛变得水汪汪。大夫白色大褂的下摆胯部的位置此时伸出了一条粗壮黝黑的鸡巴，还没有完全的勃起。就算是如此，我已经感觉到它的实力。东东的小手握着它前后轻轻的撸动，紫红的龟头就一下一下的在包皮里出没。过了一会儿，大夫说了一句，我看到东东抬头看了大夫一眼，跟着目光又落在眼前的大鸡巴上。下一刻，我看到东东张开了那张柔软性感的小嘴含住了面前热腾腾的鸡巴头。

这一瞬间不仅是大夫舒爽的闷哼了一声，抬起了头。连我都差点哼了出来，我忍不住手伸到胯下，握住了早已肿胀不堪的鸡巴。

东东一前一后的摇晃着头部，让粗大的鸡巴在娇嫩的小嘴中进出着，不一会儿，大夫的那条大鸡巴就变得油光锃亮的。东东看着他的目光中居然是谀媚的笑容！

大夫忍不住伸手扶着东东的头，把东东的小嘴巴当穴似的抽插起来。有几次插得似乎有些深让东东忍不住的咳嗽起来。见此情景，我气得在肚子里大骂。这狗屁医生真他妈的不懂怜香惜玉。

大夫似乎呀有些受不了东东的小嘴巴裹动的滋味，他把东东拉起来，东东半依着他的身体，眼里面似乎滴得出水来。大夫让她转过去，手撑着办公桌，把屁股翘起来。东东羞红着脸照做。

东东穿的是一条裁剪不规则的有碎花的半身裙，下摆有百摺，很方便活动，自然也很方便做这些事情。大夫把裙子撩了起来，一直撩到东东的腰部，这样东东雪白翘挺而又浑圆的屁股就毫不保留的落在身后男人的眼底，两个漂亮屁股的中间只有一条薄薄的丝质内裤包裹。我听到东东似乎呻吟了一声。这个小骚货下面一定是湿了，我心里忍不住地骂了句。

那大夫看表情似很满意东东的屁股，手在屁股上摸了摸，跟着移到东东的两臀之间，伸了进去。我看到东东的头忽然轻轻的昂了一昂，又发出了一声呻吟。

大夫以手为钻，在东东的肉穴里玩弄了一阵，再拿出的时候，手指上湿淋淋的，手指与东东的穴口之间连着一条晶莹的丝线。大夫把手指伸到东东的面前，东东羞臊的把脸别到一边去。大夫嘿嘿的笑了笑，将凶神恶煞般的大鸡巴对准了东东的肉穴就捅了进去，东东忍不住身体向前一挺，两个人的身体就此连接在一起。

我看到这里，心底里忽然有了一种想流泪的感觉。东东啊东东，其实你跟别的男人做，我又怎么会怪你。而且你做都做了，为什么还要说我在妄想，在说谎。

如果是我妄想的话，那你现在跟大夫这样又算什么，算什么！我忽然想到，看东东与大夫之间似乎已经不是第一次。那么之前呢，也许超过了我的想象！

我心里产生的感慨是一阵的，接下来我又一次的被看到的所吸引。东东的身体随着身后男人的撞击震颤，不知道什么时候，东东的上身衣服被脱了下来，胸罩被丢在一边，胸前的漂亮奶子随着身体的晃动颤抖着，奶头早已硬翘翘。大夫一边操着东东，一边揉捏玩弄着东东的奶子，东东舒服的只会发出恼人的呻吟。

而看着这一幕的我更是不由自主的套弄鸡巴。

大夫的动作渐渐的开始加快，东东舒服的喊出声来，叫魂似的浪叫声，让我这门外偷看的都难以忍受，更别说正在干着的大夫。我的手也在加快着动作，似乎跟上这对交欢男女的节奏。

"干我，干我……用力……大鸡巴……大哥哥……要死了，要干……死东东了……干我……"东东无意识的摇动着头，哭似的喊。

大夫那根又粗又大的鸡巴干得你爽吧！小骚货！肉穴一定爽死了！我的手越来越快。我看着大夫也越来越快。终于，大夫猛得朝前一挺，被操干的女体上半身象逃开似得向上一抬。我就听到东东哭也似的长长的哼了一声。

她高潮了！那大夫把精液全部射入东东的穴中！这样想的时候，我的高潮也到了，一阵前所未有的快感在胯间爆发，向全身蔓延，鸡巴头"仆仆仆"不可抑制地喷出大股大股的精液。

"喂，你，你在做什么？"

声音来自身后，我吓了一跳，猛得一转身。面前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两个高大的男护。

"你们……"

我话刚出口，忽然看到其中一名男护的眼神中有一丝奇怪的笑容。我正疑惑间，后脑重重的挨了一下，跟着，我的眼前开始发黑……＊＊＊＊＊＊＊＊＊＊＊＊＊＊＊＊＊＊＊＊＊＊＊＊＊＊＊面前的这个男人自打进来以后，就一直显得局促不安。

我在他讲话叙述的过程中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插言，只静静地观察着他。

末了，他问我："树先生，我听人说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我……"什么叫这方面的专家？这方面又是哪一方面，我不禁哑然失笑。他愈发的不安，也陪着我笑了笑。象是突然想起来了什么，忙从口袋里掏出一件东西，"树先生是不是不相信我说的，我……把我和老婆的照片都带来了，您看看，我说的是真的……"

生怕我不相信他的话，还没等我说话，他就把手上的照片递过来，我没有接，而是看了看，照片中两个人，一个是他，另一个应该是所说的他老婆东东了，不是很好看的女人，但却是属于有味道的那一类女人。

我示意他不必紧张，"我相信你说的这一切，不过，我现在想听听，我可以帮你做些什么？"

他表情安定了一些，然后才慢慢说道："是……是这样的，自从从医院出来后，我发现……发现我的那里没办法起来，我找了不少人看过，也吃过不少的药，可就是没效果，我是听朋友说起，树先生您有办法，所以……所以……""哦，是吗？"

我淡淡地说道。他看着我的眼神中有一种期待，其实也可以说是种这次不行就完了的表情。不过，我看出来，他的要求应当不止如此。

我沉吟了片刻，才道："这样吧，我先测试一下你所说的这种情况，然后我们再来确定对你的情况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我按了按台面上的一个小按扭。过了一会儿，听到敲门声。

"进来。"我大声说了一句。

门一开，安走了进来。关上门后，她看都没有他，就径直走到我面前。

"树老师，您找我。"

我大体的把他的情况对她说了一下，然后把我的要求也跟她说了。安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那意思仿佛是说怎么又是我？我只好温情的冲她一笑。她又白了我一眼，才转过身来到他面前。

"你尽管放松，听任身体的自然反应就好了。"

他大体也是听明白了我想要做的测试，脸上一红，神色扭捏。

安来到他身前，轻轻的蹲下，她没有直接的奔目标而去，而是双手很轻柔的在他的腰部做着不轻不重的按摩，直到他的表情有些放松，才拉开了他的裤子拉练，把他的阴茎掏了出来。阴茎软塌塌的象一条死蛇。安握在手里，慢慢帮他套弄。我只是看着，并不说话。

大概过了四到五分钟的样子，安站了起来，回到我身边，没有说话，只是轻轻的摇摇头。

其实，我已经看到他脸上的沮丧与羞愧。我这才开口问道："你的太太现在什么地方？我是说她是否还跟你一起？"他有些茫然的点了点头。

"这样吧，我们约定个日期，在你觉得方便的时候，让你的太太和你一起来。"安听到这里，看着我的眼神中忽然多了一丝戏弄和嘲讽的意味。

我没有理她，而是看着他道："可以吗？"

"可以。"他回答我。

【完】